

序

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在那些冠以世界史名称的最优秀的丛书里，提供给我们的不过是一种欧洲的和在世界各地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中仅勉强地附带谈到古代东方——印度和中国——的一些民族。古典的历史教学更是狭隘地局限于地中海和欧洲。海外各民族，特别是黑非洲和大洋洲，至今仍被排除在这种所谓世界史之外。

然而这些民族今天参加了世界的生活，他们从黑暗中显现出来，获得自治的生活了。他们的历史，再也不能为有文化的、想要了解现实世界的公众所不知了。海外的民族，为了培育他们刚刚萌芽的政治意识，他们自己也渴望知道他们的历史。

因此，编写这些民族的历史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了。仅仅是由于古典的历史学者对他们不了

解 人们曾长期地称他们为“没有历史的民族”。这些历史学者局限于文献资料，而轻视民间的口头传说，他们没有想到弗鲁瓦萨尔和格雷古瓦·德·土尔就是采集民间传说来写历史著作的。在没有文字、但有着一种组织更为严密的社会里，民间艺人以及另一些正式掌握家谱和传说的人们，就相当于我们古代的编年史家，只须从他们口中去搜集传说就可以获得史料，但现在已经为时过晚了。

欧洲和阿拉伯的文献补充了这类材料，并为鉴别这类材料提供了方便。不仅应该取材于历史学，而且也应该取材于人种学和社会学的治学方法，现在还远未完全建树。但是，当治史方法尚漫无条理时，米什莱却已着手编写法国通史了。我们虽然才疏学浅，但也应有同样的胆量。我们编出这套《海外各国史》丛书，是为了消灭那种认为“这些国家没有历史”的说法，同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一种关于他们过去历史的完整而又完全客观的知识。

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将能填补现在还是空白的地方，并矫正在这些初写的概论中可能存在的过

于草率之处。米什莱以后，法国的历史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的作品能够引起人们、尤其是当地有识之士的兴趣和研究的话，我们将是十分快慰的。

第一卷是罗贝尔·科纳万先生写的这部《多哥史》。他已经在帕约书店出版过一部大胆尝试的综合性著作《非洲史》。他曾在多哥度过大半生，没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熟悉这个国家、人民和文献，而更有资格来编写多哥史。他的勤奋，他的工作能力，他的德语知识，他对于昔日多哥人士的熟悉，他对于当地的、法国的、德国的档案以及对于口头传说的研究，使这部著作能够成为有充实根据的论述，而且无疑地，大部分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第二卷将是我写的马达加斯加的历史。

我们希望这样做，将会引出大量其他的创作。同时，还希望历史学也象地理学早就完成的那样，迅速地把自已的范围扩大到有人居住的世界，以便使人民在了解各自过去的面貌的过程中，更进一步地互相了解。因此，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抹去——就象人们已经从图片上抹去的一

样——那种对于人类的了解和团结造成如此恶劣影响的装饰着羽毛的旧形象 即所谓“野蛮人”。

于贝尔·德尚

导 言

多哥的轮廓，仿佛象在中国皮影戏上映现出来的一个英国教授正失足向黄金海岸倾跌的不自然的影子。这个影象部分地反映了一个多山国家的政治历史，这里面有西非人口密集和文化发展的两种记录。

多哥的名称是 1884 年德国人提出来的，它是与纳赫蒂加尔博士签订保护国条约的最初三个集体之一。按照非洲地名的命名原意，多哥（多 = 水，哥 = 岸）表示水边或在泻湖之滨的意思。这一名称对多哥这样一个地势崎岖的国家来说，至少是非常奇特的，它的北部属于半萨赫勒气候（climat semi-sahélien）区域，并且它总共只有 52 公里的海岸线。

按照柏林会议（1884 年 11 月 15 日）所确定

萨赫勒（Sahel）是阿拉伯语，意即河岸，原指靠近撒哈拉的苏丹边界地区，此处作沙漠‘边缘’解。——译者

的原则，开发工作转向内地。巴黎条约（1897年）规定了多哥保护地的北部和东部边界，而萨摩亚（Samoa）条约又确定了它的西面边界。1900年，德属多哥在其确定的边界内，大约拥有8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特别在开发多哥南部时，德国人在经济和行政措施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工作。

三个星期的军事行动，导致1914年8月26日卡米纳的投降，这是大战时协约国的第一次胜利。第一次的瓜分对英国是有利的，它占有了洛美和帕利梅富饶的可可产地。这之后，1919年的英法两国声明，对两个地区重新进行合理划分，并使多哥在法国委任统治之下，恢复其原来的面貌。法国当局的措施特别着重在社会方面（教育、卫生和经济方面）运输的发展、生产的增加等）。

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产生了“埃维问题”和边界两侧同时展开的政治运动。当英国人着手把托管的多哥无条件地合并于“加纳”的时候，法属多哥则成为自治共和国。

写多哥的著作是不少的，特别是德国人克洛泽、特里埃伦贝尔、富耳、梅茨格以及法国人马鲁瓦、佩舒、富尔、弗勒利希和吕歇尔等人的著作，

但是没有一本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主题。本书是我们对多哥所知道的一切材料的综合论述，从史前时代直到 1959 年的最近事件，包括人种组成、原始史、欧洲人的初期接触、德国人的侵占、1914 年的战争、法国人时期以及托管和托管以后的情况。

这本书虽然参考资料很多，但不是一部汇编的作品。1948 年到 1956 年，我在多哥荆棘地区的阿塔克帕梅、巴萨里和达庞戈三州驻守时，曾利用行政视察的机会，就地进行研究工作。我之所以把我回欧洲度假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搜集有关这个国家的文献，就是为了核对这种研究成果。

农村记录卡

我到多哥时，州长的职务已比过去减轻，特别是在司法方面。显然，这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调查登记和视察工作，这是工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关于与非洲人接触的部分。

但是，为了使这类视察有益于我们的后任，书面记录是必不可少的，不仅要见于行政报告中，而

且要写在“农村记录卡”上。记录卡制度的建立，早已由各属地首长通告办理。罗贝尔·德拉维涅特在他所著《帝国的真正领导者》一书中（第86页）就已向我们指出：“为了提供一些线索，需要填写的唯一表册将是一种专门用于农村的记录簿或手册，并由历任行政官传交下去。因此，农村就可以有一种卡片箱，经过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视察，农村的真实面貌就体现在其中了。”

不幸，经验证明，记录簿或重要问题表一般都填写得不好，填写的重要问题或数字，常使负责的行政官感到失望。而且各种项目对于富饶的可可区和出产小米或薯蓣的草原区，也不是同样重要的。因而，我就制出一种相当灵活的卡片式样，使之既适用于出产咖啡和可可的利提梅或阿克波索地区，也适用于阿凯布和阿代勒的崎岖而贫穷的山区，既适用于莫诺河平原，也适用于孔孔巴人、巴萨里人和莫巴人聚居的地区。

这种农村记录卡可以回答行政管理方面的基本问题，以及社会学上和人类学上所关心的各种问题。在一张记录卡上内容比较简短，可以在一小时内填好；但是，毫无疑问，它能说明较重要的发

展和证明有关的记载。这种记录卡在同黑人酋长从容地进行谈话时，亦可使用。我在三次州长任期内，用这种方法弄清楚了巴萨里、达庞戈和阿塔克帕梅三州所有村庄的方位和历史。在这些集体里，起初大家有隔阂，但这种情况一经过去之后，我就在首领、著名人士以及秘书和学生中建立了最信任和最友好的理解。

真的 我在多哥工作近十年 我对他们的山间小道比对我家乡布果涅的大路更为熟悉，我识别旧奴隶海岸原始信仰的神灵，比识别我们大教堂的圣像还要容易得多。

德国人的贡献

在查考我的前任关于本地的研究和专著时，我深被德国人的重要贡献所感动：

在我这一代人看来，德国人的效能是以战争年代的残暴方式表现出来的。我原是抗德分子，在我的心中仍保留着我们组织的那些从纳粹秘密警察刑房和集中营里逃出来的同志们讲过的事迹，同时我还深深地记得我们那些被遣送出国的朋友

们的名字，他们在步尚瓦耳德和达肖的焚尸炉中被害，过早地结束了生命。

大战之前，当我在莱茵河彼岸度假的时候，我认识了德国人的另一种精神面貌，即友爱、勤劳的青年一代的面貌。他们的友谊（排除了纳粹主义影响的）不能不引起我的好感。

事实上，我从 1914 年前在多哥工作的官吏、医生、传教士的旅行报告以及他们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又重新发现的正是这样的德国，以及它的传统、它的文化真实性、它对细节问题的关心。五、六十年之后，行经荆棘地带的同一小路时，他们的路程手册的认真可靠及其所提供的说明的有效，使我深为感动。

1951 年当我进行一次旅行的时候，在不来梅附近的巴登，我曾有机会见到已退休的韦斯特曼教授，这位教授当他还是年轻的传教士时，就在多哥开展了对非洲的研究，他在非洲人中搜集了语言学的材料以及有关他们的历史和风俗习惯的传说。同时，我也曾有机会查阅了不来梅教會的档案，参考汉堡非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的图书。

这部著作是我在多哥十年就地研究的成果，其间曾为我回欧洲休假时在图书馆的工作所间断。在我做这件工作的时候，我的思想没有一天不是徘徊于这个国家的那些小路上，引起我种种回忆，怀念那长途巡视的晚上在农村中所建立的许多友谊。当时，在清凉的夜间，坐在小凳子上的缠着腰布的老年人同我谈论着他们部落（tribu）的传说和风俗。

遗憾的是，我不能列举帮助我做这个工作的所有多哥朋友（一百人以上）。这些朋友中有：神父、牧师、耶稣教和天主教的布道师、小学教师、地方上的首领、秘书以及各派的议员。在这里，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部没有涉及白种人的多哥史，可能会有人责备我把非洲历史写得太好了。作为昔日的州长，我不会缩小欧洲人在黑非洲所取得的成绩。在黑非洲，八十年的殖民时期，同战争、饥荒、瘟疫或追求新土地引起的各民族动荡的过去年代相比，所取得的成就当然是更重大的。

年轻的非洲新独立国家和这些民族的遥远过去仍然是紧密相连的。我希望多哥的二百年原始

史，在这部著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这本书彻底地研究了殖民时期的情况，它没有隐瞒法国政治上的缺点，也没有隐瞒所遇到的困难。

除考虑欧洲人士的意见外，我们更重视多哥读者的意见，因为归根结蒂，我这本书是为他们而写的。

阿塔克帕梅的谚语说：“Bi oran ba sou okounkoun, a bè wo l'abbé.”这句话可译为：“一件事情愈是不清楚 就愈要努力钻研到底。”

毫无疑问，由于我曾在阿塔克帕梅长期驻留，我相信这句谚语，并努力去钻研那不仅模糊不清、而且还常常杂乱无章的全部问题。

在结束这项工作时 使我惭愧的是 我感到这本书有许多不完整、遗漏和错误的地方。我谨向多哥读者致歉。

我对这个国家怀着热烈的同情，并对它的居民有着深厚的友谊，这就是我请求谅解的唯一理由。

1958—1959 年，于韦芒通 (Vermenton)

——布尔-拉勒恩 (Bourg-la-Reine)

第一章 地理概况

在西非洲的地图上，在那广阔地展开在平坦海岸上的密集的土地（利比里亚、象牙海岸、加纳、尼日利亚）之间，有两个国家似在向北方伸延：一个是达荷美，它的北部边界向东西两方扩大，象炸弹的弹尾；一个是多哥，它的轮廓几乎象一个正向西面倾跌着的人的侧影。

多哥位于北纬六度和十一度之间，“莫诺河三角洲”的三角形底面由南向东，略超过东经二度，而“鸭舌帽的帽舌”则伸出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之外：这些都使我们对多哥有一个倾斜姿态的概念。多哥的面积共有五万三千平方公里（为法国本土的十分之一），从它狭小的底面（五十二公里）开始，向北伸长，南北有六百公里，东西的宽度有些地方达到一百五十公里。

山 脉

一条山脉几乎象骨架似的，嵌在多哥的土地上。它从南—西南向北—东北伸展，曾被德国人称为“弗提尚热比尔日”（即偶像山之意），现在人们更愿意使用它的非洲本地名称：阿古山和达耶高原，阿克波索和阿凯布高原，阿代勒和法绍山脉，马耳法卡萨山和巴萨里丘陵，苏杜-达科和科利纳-博高原，卡布列群山，以及延长到纳提廷古的阿塔科腊山脉。整个山区的最后一部分是达庞戈州北端的高原，那里有风景优美的悬崖。多哥整个山区的面积占全部领土的四分之一强。

气 候

毫无疑义，和邻近地区相比，这些山脉给多哥带来一种“不定型”的气候。因此，具备地理学家称为“苏丹小气候”的洛美，每年降雨量计有八十厘米，并且有大量的波巴布树生长在棕榈种植场里；而在六百公里以北的达庞戈地区，平均降雨量

为一百二十厘米，那里也种植棕榈树，有时还看到茂盛的椰子树，并且在低洼地带种植一种很好的甘蔗。

两个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帕利梅和卡布列 雨量为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毫米），决定了山地周围受灌溉的面积越来越少。

热带型气候随着高度和纬度的不同而变化。温度是相当高的，根据季节的不同，变化于二十二度和三十度之间。平均温度约在二十五度到二十六度左右。

在南部，可以划分为两个干旱季节和两个潮湿季节。但是 在大部分地区 旱季（11 月到 3 月）和雨季（6 月到 10 月）是明显分开的，上述区别并不存在。

由于受到哈马丹风，即特别干燥的北风的影响，随着年度和地区的不同，干旱季节出现在 1 月或者 2 月，为期三个星期到六个星期。

水 文

从水文学的观点看来，由西南方到东北方贯

通全境的山脉确定了两大流域：

1. 在东南方，有莫诺河和多哥湖。莫诺河下游几百公里构成同达荷美相接的边界。在左侧，流入莫诺河的有奥古和奥费两条平原上的河流，而在右侧，则有阿尼埃、阿木特舒、阿木和克腊等河流从山坡顺流而下，与莫诺河汇合。在阿克波索山区形成的哈霍河和从阿古山发源的西奥河都注入多哥湖。多哥湖的水平常是咸味的，而在涨水季节则变成淡味。

2. 在西北方，除了比昂库里和它的支流库路果纳直接流到在甘巴加稍北一点的白沃尔特河之外，奥提河汇合了多哥北部所有的河流（库马加河、卡腊河和莫河）；阿苏阿科科河接受了从阿克波索西部山地冲流下来的乌阿乌阿河和默努河的水量，直接流到阿克罗索（加纳境内）的沃尔特河。

除了阿苏阿科科河、默努河和乌阿乌阿河长年有水流动外，其它河流则是季节性的，事实上每年至少有三个月没有水流动。